秋风起，食栗时

王力



秋日琳琅满目的坚果中，栗子人气颇高。若问哪种栗子最受欢迎，板栗稳稳得上名副其实。

板栗一生都在迎接秋日。出生后它依然在沉睡，直到秋风不小心将刺苞碰落。板栗终于苏醒了！那一刻本该有声响，可是我从来没听到过，每次站在静谧的秋林里，直到山风都静默下去，依旧没能捕捉到一丁点声响。那大概是秋林的秘密，除非我像山兔那样，有长长的耳朵。

当秋风涂黄山野，老家村庄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便纷纷上山捡板栗。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活计，充满虔诚。回到家将沉甸甸的背篓解下来一倒，板栗在欢叫声中堆起一座小山。

从前人们还没有“糖炒栗子”的概念，板栗一般是直接剥壳放到锅中，整锅米饭就有了格外的香味。也可以往板栗中间划上一刀，让它们咧出笑嘴，放到锅中蒸熟，吃起来更加香甜。

幼年时，我曾在村外山上发现一棵上了岁数的栗树，那棵树上掉下的栗子特别大，在地面砸出浅坑，大地的伟力好似从它身上迸发出来了。我时常约伙伴去树下捡栗子，每个人口袋都装得满满当当。去附近拾些干柴，找几块石头垒成灶台，把板栗放入滚烫的木灰里，再拿出来我们就一哄而上了。

秋风里成熟的栗子还有一种，叫橡栗。橡栗的成熟时间要比板栗晚。当板栗已经掉落满地，橡栗才刚在枝头露出羞涩的青色。民间有“一表隔千里”的说法，橡栗顶多算是板栗的表亲，它们之间着实存在很多区别。颜色就各不一样，成熟的板栗是棕黑色，像极了时光的积淀，而橡栗的颜色是棕黄。橡栗是单颗生长，不像板栗几颗围哄哄地挤在一个刺苞里。大概是橡栗生存空间宽敞，因此颗颗都长得饱满浑圆。橡栗从出生起就带着一个托盘，托盘与果实一同在秋风中成熟、掉落。

听祖母说，她年轻时曾用橡栗制作一种豆腐，工序特别繁琐，制作了也仅能勉强入口。困难时期没有太多选择，人的需求简单却又最贴近生命本源。我曾有一次去吉林出差，饭桌上有一盘颜色特别的豆腐。问了才得知那就是橡栗豆腐，我尝了口，感觉味道并非 传说的那样糟糕。看来今天的烹饪技术已强大到能将任何食材收拾得服服帖帖了。

橡栗与生俱来的那股子苦涩大概也注定了其不同的命运。尽管苦涩的东西在入口方面遭人嫌弃，却是制药的良好素材。从这点看橡栗要比板栗幸运，至少没有沦为人类食谱上的囚徒，从而避免了存在的意义被极度狭隘化。大自然创造出那些不适宜人类的事物，想来是要提醒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并非宇宙中心，从而时刻对头顶的天空星辰保持敬畏心。

大地上的植物多是静默低调的秉性，身上却最能看出时间在闪烁光辉。就像秋林里这些栗子，从出生到成熟，再到掉落，重新归入大地，静谧无声却美妙了一整个秋的辰光。

书香里的光

王振其



在匆匆流转的岁月里，书籍如同黑夜里的灯塔，于墨香氤氲中透出温柔而坚定的光，照亮我成长的路途，温暖了平凡的日常，也丰盈着我们日渐浮躁的心灵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总有一本旧书相伴。没有精致的装帧，没有华丽的插画，只是一本薄薄的古诗文读本，却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陪伴。那时不懂得诗词背后的家国情怀与人生际遇，只觉得字句朗朗上口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的悠远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灵动，像一颗颗细碎的星光，落进我懵懂的心底，悄悄种下对文字的喜爱。那时书香里的光，微弱却清澈，点亮了我对文字最初的好奇，也为懵懂岁月涂上了一层温柔的底色。

步入少年，读书不再只是简单的诵读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邂逅。翻开经典名著，眼前便展开一方广阔天地。我为《西游记》中师徒四人不畏艰险、一路前行的执着而感动，也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看见普通人在苦难中坚守希望、在困境中奋力拼搏的身影……那些鲜活的人物、动人的故事，让我跳出狭小的生活圈子，看见人间百态，体会人情冷暖。在文字的滋养下，我开始学着思考，学着感悟，学着以更包容的心看待世界。书香里的光，愈发明亮，带着思想的温度，照亮我认识世界、理解生活的道路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阅读渐渐成为一种刻入生活的习惯，更是一场沉淀内心的修行。在忙碌琐碎的间隙，捧一卷书，便可暂别尘世喧嚣，寻得一隅安宁。读散文，于平淡文字中感受生活本真；读经典，于先贤哲思中汲取前行力量。那些沉淀在书页间的智慧，如春雨润物般悄然滋养心灵，让我在迷茫时坚定方向，在浮躁时守住初心，在独处时不觉孤单。书香里的光，沉稳而厚重，见证着内心的成长与蜕变，指引我以从容姿态面对人生起落。

如今身处信息纷繁的时代，碎片化的内容充斥日常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难以静心。可我始终偏爱指尖拂过书页的踏实，偏爱墨香萦绕心头的安然。一盏灯，一本书，一段静谧时光，足以抵过世间万千喧嚣。书香里的光，不耀眼夺目，却绵长持久，穿越岁月风尘，温暖了每一个平凡日子，守护着内心的纯粹与丰盈。

读书，是一场遇见，也是一场修行。书香里的光，既照见大千世界的辽阔，也照亮内心深处的角落。愿我们都能与书香为伴，让这束光常伴左右，在文字中汲取力量，在阅读中成就自我。步履从容，一路向前。



秋天，是一首不必急于读完的诗。

北宋苏轼在《赠刘景文》中写道：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在他眼里，秋日的丰硕与明丽，远胜春日的喧闹。而在我心中，秋的韵致，不在硕果，不在晴空，而藏在一片片随风起舞的叶子里，这才是秋天最安静的告白。

你看，那巴掌大的枫叶，不知何时悄悄换上了火红的盛装。秋风像一位调皮的指挥家，轻轻一挥手，满树枫叶便“哗啦啦”地唱起歌来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回，仿佛一曲流淌在天地间的交响乐。阳光穿过叶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红得透亮的叶子，像一团团跳跃的火苗，尽显秋的热烈与奔放。

一旁的银杏树却不慌不忙，它给自己镀上一层金箔般的薄光，风一吹，扇形的叶子便簌簌飘落，铺成一条柔软的金色地毯。我轻轻踩上去，软绵绵的，像是踏在云朵上，又像是走过时光的隧道。每一步，都响起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，这是秋天在耳畔低语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也带着一份温柔。

我奔跑在秋的原野，弯腰捡起一片银杏叶，举在阳光下端详。那清晰的叶脉，细细密密，像一本摊开的微型书册，每一道纹路都记录着从春到秋的旅程。我精挑细选，又捡起一片火红的枫叶，轻轻夹进厚厚的课本里。我想，等到冬天再翻开时，指尖触碰到的，一定不只是干枯的叶面，还有整个秋天沉淀下来的暖意与香气。

有人说，秋天少了春日的花团锦簇，少了盛夏的绿树成荫，少了寒冬的白雪皑皑，未免有些萧瑟。可我偏觉得，秋的美恰恰在于它的含蓄，不争不抢，不骄不躁，只用一树金黄、一地红叶，便道尽了岁月的深情。这是一种历经繁华后的沉静，一种无须张扬的内涵，就像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，总要学会在安静中，聆听属于自己的韵律。

香甜的烤地瓜

王翠玉

天气越来越冷，我走在下班路上，看到一个烤地瓜炉子，我眼前一亮，仿佛先一步触到炉子里蔓出来的暖意，赶紧跑上前买了两块大大的烤地瓜，小心翼翼捧在手心。热乎乎的温度从掌心蔓延开来，驱散一路寒凉，心头也跟着软软地欢喜起来。

回到家，打开薄薄的方便兜，拿着还有些热乎的烤地瓜，慢慢尝了几口，很甜，很香，似乎有一种熟悉的味道。这渐冷的天气，温暖的家，香甜的烤地瓜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炉子。

小时候，一到冬天家里就会盘起炉子，炉子可以烤地瓜，晚饭后，放上几块生地瓜，慢慢等它们烤熟。爸爸是老师，最喜欢看书和买书，我们兄妹四个在他的影响下也喜欢读书。爸爸每次买了书，一家人争先恐后抢着看，爸爸便决定由一个人读，其他人一起听，读完后大家就开始讨论，各抒己见。冬夜里，风呼呼地吹着，雪花飘着，我们坐在炉子旁边，一边读书，一边等地瓜烤熟。熟了的地瓜，皱巴巴的，特别香甜。

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烤地瓜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零食，整个冬天都不会断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半夜里突然哭起来，一个劲说手疼，大家给我看了看，没看出什么异样，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手上居然起了个大泡。细心的爸爸发现炕下有一小块烤地瓜，于是断定是我在睡得迷糊时去拿烤地瓜烫着手了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就在炉洞门上绑了一道铁丝，晚上睡觉前他会把小门拧上。妈妈则嘱咐我们，晚上饿了别自己去拿烤地瓜，喊一声她会起来帮我们拿。

后来我们长大了，家里的土炉子换成了铁炉子，我们睡的土炕则换成了床，可那暖暖的土炉子，那香香的烤地瓜，却总在我的脑海中温暖着我。在我心里，那炉子那地瓜，是一个宝藏，那里装着一个家的温暖，里面有爸爸妈妈对我们满满的爱。

